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

九州幻想

一意之行



丧乱之瞳 [大结局] 唐缺

速繇·瘴雨蛮烟 闪木

千帆·冬末之卷

澜州战争之后

塔巴塔巴 NEW! 全新系列开启

国家奇幻地图·柳州

万象峰年 [播种] 火车穿梭维度

星河 [朝南看] | 迟卉 [四叶草]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NIZLANDS

· 一意之行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九州幻想. 一意之行 / 潘海天主编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2
ISBN 978-7-5104-1625-5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1027号

九州幻想·一意之行

作 者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陈微微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8

版 次: 2011年02月第1版 2011年0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625-5

定 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兔子洞里到底是什么？

文/阿豚

What the Bleep! Down the rabbit hole.

这是2006年一部美国电影的原名，译名为《兔子洞里到底是什么？》，它是一部糅合了量子力学、神学、心理学、弦论和唯心主义的奇怪电影。碰巧，按照我们一贯的神经刀风格，您拿到这本2010年11月及12月合刊之时，应该是2011年的2月，也就是兔年春节了，故此拿这个开头，略谈一番我们在兔年将会做什么。

活着？这个目标太终极意义了，它可以是最低级的，也可能是最高级的。拿大刘的《三体III》来说，地球人最后要求的，也不过就是活着；三体人从一开始所要求的，也是活着。直到最后，千百年乃至千百万年之后，不过还是两个字：活着。

在活着之余，2011年我们还打算做这样几件有趣的事情：

事儿甲，改版。

如您过去所见，我们坚持以真人摄影加后期特效为封面，坚持了2009~2010两年，两年啦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审美疲劳，不可不改。本期合刊是一个预览，2011年第一期还会进一步调整。您对此有何感觉？

事儿乙，比例。

《九州幻想》上的“九州”部分将大幅上调比例。

经过一段较为漫长时期的积累和锤炼，“九州”的新主题策划即将出炉，大角、斩鞍、水泡、唐缺、小青的大中篇新文逐渐登场。

幻想方面的重头戏有碎石《周天》系列、燕垒生《燕垒怪谈之》专栏，您对此有何感觉？

事儿三，万物。

俗话说，三生万物。数年前我做了一本夭折的杂志，《幻王》，总共出过4本。2010年的夏天，我想我要做一本新玩意儿，它叫做《万物之蜃》。在2010年年底的高校活动“寻桶记”中，我和骑桶人在北京、天津、西安、珠海（由潘今二位代劳）、武汉等地透露了这个消息。《万物之蜃》是纯幻想丛书，每期约三五篇小说，字数达到25万以上，我对来稿的要求只有三点：好看，好看，还他妈是好看。

首本名为《万物之蜃·临》，预计2011年2月上市，您对此有何感觉？

事儿丁，图书。

出版作者们的长篇，对写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，也是标志性事件。潜规矩是，你得出过书，才能叫作家。此前都只能叫作者，再诚实点儿，叫写手。比如我认识一个叫骆灵左的作者，截至本文成稿，十年来他都只是个业余写手。2011年，除了九州的老面孔作家之外，我们还会推出数位新作家，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位，还有马鹿·D·多古拉、E伯爵……有人告诉我她们不是新人作者了，您对此有何感觉？

事儿戊，周边。

周边部三人组，刘洋、老鱼和大宽，他们面容冷峻，手指灵巧，心狠手辣，宰客不皱眉头，砍价毫无底线，周边部交给这样的人，大家都很放心。

所谓周边部，其工作主要内容是在楼梯口抽烟，抽烟之余则端坐电脑面前，把刚才讨论的灵光一现转化为电脑图样，再制造成真金白银的实体，徽章、笔记本、衣服、打火机、茶杯垫、抱枕、充气玩偶今何在（啊？）、大角手办（手工涂白发）、河络探险套装（老鱼无需缩骨直接穿戴）……您不许对此没有任何感觉！

事儿已，网络。

自从美猴王今何在回了嘉定国，我们的网络就不再卡了。以上说了五点（伸出五指），这么多的动态，到哪里才能及时获知更新进度呢？

这位兄台你的提问真是到点子上了！

众所周知，九幻的网络资源杂而挺乱，别担心，请记住我们的顶级域名：

（编辑小欠在旁边用东北话提醒：俺们屯有仨顶级域名，贴哪个？）

我们的顶级域名是：www.9zfun.com

最后，为了表示对刘慈欣《三体》系列的敬意——和《阿凡达》一样，《三体》系列也是一个关于拆迁和反拆迁的社会小说，特奉上拙劣致敬改编缩写童话一则：

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。它们住在一个不冷也不热，不深也不浅，不干也不湿的大洞穴里。

跟别的地方的小兔子们不一样，小兔子们从来没离开过大洞穴，洞穴是半掩的结构，每天有12个小时能晒到阳光，所照之地有青草生长，还有甜美泉水，故此兔子们其乐也无穷。

终于有一天，有几只聪明的小兔子琢磨：你说外头那么辽阔的草原，还有别的兔子吗？有一些兔子把兔子们的各种文化写在草纸上，让它们随风飘扬。未几，有只兔子接到了外面传来的草纸：警告！我们是三窟家族！不要回信！不要让我们锁定你们的位置！

当是时也，大洞穴家族这只兔子正悲叹兔群内部倾轧斗争，于是怀着某种复杂的情愫，它回复了草纸。三窟家族降临。

大洞穴家族逐渐明白三窟家族因环境恶劣，此番前来是要夺洞的，奈何三窟家族密探已经渗入大洞穴，只知道名曰“狡兔”而无法揪出，全洞居民在狡兔的刺探下无所遁形。这就催生了面壁计划。

其中逻辑最为严密的逻辑兔终于制定了一个钳制方案，史称威慑纪元。逻辑兔的逻辑基础便是“黑暗草原”理论。

什么是“黑暗草原”理论？第一：吃草是兔子的第一目标。第二：草原上的草是有限的。

群众第一反应是：这不废话嘛。细细一想，方知可怕。

此前的大洞穴家族，就像一只傻兔子，在一堆鲜嫩的青草边大叫：我在这里！我在这里！其结果就是从远方传来一声枪响……根据这个理论，在三窟家族威胁之下，逻辑兔告诉它们：它已经做好了机关，一旦三窟家族强逼，双方的洞窟都将对整个草原广播。它成功了。

最后，兔子们朝生暮死一代又一代，在僵持中，格局被打破了，它们共同面临着黑暗草原上更高级的文明，它们都只是可怜的小兔子，它们听见远方传来的枪声，和虚空中一句“给我一张拆迁通知单”，随着那片薄薄的二维纸片飘来，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，这里将建立新的楼盘。

正所谓：

虎尾已随旧岁去，兔头又乘春风来。

岁月文明皆可在，作者读者都发财。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ODYSSEY OF CHINA

Contents

目 录



001	261
九州·丧乱之瞳(终章)/唐缺	老鱼有话说+老妖出没/老鱼
040	263
九州·千帆·冬末之卷/塔巴塔巴	河络图纸/加菲
078	264
羽族贡朝军制考/塔巴塔巴	天启都市报/加菲
088	267
迷繇·瘴雨蛮烟/闪木	老妖大爆炸/水泡
142	268
九州·入寐/夜雨千灯	九州大手/冥灵
152	270
在你朝南看的那个上午/星河	允文允武/苏冰
165	272
四叶草/迟卉	战九州英雄考/恰好
182	274
契约/利亚特·铜须	南淮一页/可可欠
196	
盗贼特拉维斯卡尔潘泰库特利 的其他故事/崔鹏志	
222	
播种/万象峰年	

丧乱之瞳 [终章]

【文】唐缺 【图】李涛

CHAPTER

10

——谜之渊

【一】海水。

四面八方都是无穷无尽的幽暗海水，包围着、挤压着、冲击着，让风笑颜头晕目眩。对于一个习惯了在天空中自由驰骋的羽人而言，生平第一次入海，比人类更能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恐惧和幽闭。

但她仍然努力坚持着完成自己的职责，用秘术制造出气泡，包住三人的头脸，帮助呼吸。除此之外，她始终注视着云湛。不过云湛的状况看来还不错，一直目光炯炯地寻找着海底城的踪迹。等到气泡耗尽，三人就返身回到海面，让风笑颜稍微休息，再继续寻找。这样高强度的劳作让她头疼得快要炸开，但此时此刻，唯有拼命这一条路。

在第五次下潜并达到某一个深度时，一块黑黢黢的巨大岩石吸引了萝漪的注意。她用事先约定好的手势竖起三根指头，表示“这地方有问题”，云湛会意，操纵浮漂向着那个方向飘去。果然，岩石的外表有斧凿痕迹。

萝漪脱离浮漂，围着岩石游了一圈，翘起了拇指。就是这里！云湛连忙拉住不会游水的风笑颜，带着她靠近。萝漪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试验了七八种不同的秘术，终于，当她又换用了一种秘术后，岩石上的某一部分发出咯噔一声，接着一道

001.

隐蔽的石门开启了。

萝漪打个手势，云湛拽着风笑颜，紧跟在她身后游了进去。这之后是一条冗长的水道，长到让人怀疑根本没有尽头，但风笑颜却因此明白了那份笔记里后半段的水路颠簸从何而来。这根本就像是一条在多山多水的地方很常见的地下暗河。暗河的尽头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
答案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外，因为此地的大致风貌已经被当年的旅行家描绘过一次，并且被风笑颜一次次在心中勾画着。现在真正进入了这座海底城，她反而有些失望。因为这里太静谧了，没有半分肃杀的场景，而她本来希望着看到一场两败俱伤的大血拼呢。

眼前真的就像一个寻常的山谷村庄，四围环“山”，谷地中央的平坦地带坐落着几十座房屋，附近的梯田里种植着各种作物。而抬起头来，头顶上是宛若灰蒙蒙的天空，但风笑颜知道，那里没有天空，只有天空色的穹顶和穹顶之上的海水。如果看久了，那样一成不变的天色的确很可疑，但如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蓝天白云，那倒也不会露出破绽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云湛问萝漪，“似乎应该受到邪魂吞噬全身发抖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你会替我发抖？”

风笑颜一看，果然萝漪神情奇异，身子在微微颤抖。不过这是一刹那的事情，萝漪很快恢复了平静。

“我只是一下子想明白了这是什么地方而已，”萝漪说，“果然辰月的先辈没有让人失望，竟然能找到这里。”

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本来是一座河络的避难之地，”萝漪平淡地说，“就在那个河络被人类追赶得无处可逃的年代。有一批火山河络，利用这里天然形成的海底火山，经过了几代人的改造，才建成了这座海底之城。我离开我的部落之前，曾在部落文献里看到过关于它的记载，但连河络们都不清楚这里的具体方位，只知道在滁潦海中。没想到，辰月的先辈们竟然能把它发掘出来。”

“那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河络呢？难道……”风笑颜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她能够想象到，在辰月教面前，几百个河络的生命，原本是无足轻重的。而刚才萝漪那一瞬间的失态，大概也是因为想清楚了这些同族的命运吧。

我一直都把她当成危险的、最好不要接近的辰月教主，风笑颜想，但其实她还是个河络，在某些微不足道的时刻，她还会想起自己的出身之地。

“可是后来的村民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云湛问，“既然这里是个绝密的地点，为什么会让一群不相干的人住在这里，而且还住了那么久？”

“因为海底城本身也是需要人工维护的，”萝漪出神地望着类似天空颜色的穹顶，“我虽然没能亲身经历，但可以猜测当时那些先辈们的想法。海底的城市是脆弱的，必须要有人在其中营建，一方面维护外壳，一方面照料内部的环境，尤其得让这座城能够经受得住法器库开启时的折腾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抓来很多强壮的普通人，让他们被迫一代代居住在这里。当然了，为了让他们不至于生起反叛之心，最好的方式是先消去他们的记忆，再给他们灌输另一种能让他们从此变得服服帖帖的东西……”

“原来丧乱之神是这么来的，”云湛长出了一口气，“那并不是曲江离自己编出来的故事，而是他无意中得到的、由你们辰月教的那些迷恋法器的人捏造的谎言。因为他们自己都牺牲自己的眼睛制作了法器，所以全都成为了独眼人，索性捏造出这样一个和眼睛有关的邪恶神话。”

萝漪轻声念诵着：“天神以神力创世，而后陷入疲惫的安眠，一万年后来，大地已经万物繁荣，天神对奴仆墟渊说：我的仆人，天地已成，你当替我巡视大地，且看生灵是否值得沐浴神之恩泽。如是，可赐福于他们；如否，则可清除之，令大地恢复洁净。”

“墟渊于是光降凡间。他的左眼带着慈悲的神光，右眼带着惩罚的火焰。”

“墟渊说，吾眼所见，皆为渎神之罪恶，不可救赎。于是他毁去左眼之慈悲，仅余右眼之惩罚，将谨遵神主之命，以丧乱之名毁灭人世，澄清天地。”

“可怜的是后来的那些曲江离的信徒、以及这个村里被挑选为信徒的无辜人们，”风笑颜的腔调听来很不忍，“其实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失去眼睛了，所有的法器早已制作完毕。但他们仍然在愚昧的信仰下，白白残损肢体……”

她的声音低了下来，云湛知道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他拍拍风笑颜的肩膀表示安慰，后者却大惊失色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手掌又冷又热的？”

“说明我现在精神亢奋，”云湛飞快地岔开话题，伸手指向前方，“看，已经能看清楚村子了。我没有认错的话，那是曲江离和他的手下。好家伙，真带了不少人呢，快和出来迎接的村民差不多了。”

前方无疑就是笔记里提到过的那块“聚会用的空地”，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，这块空地一定是故意留出来的，专门用于“神使”们接受村中人的膜拜。这些村民世代居住在这里，按照神的旨意维护着这片小小的世界，并一代又一代地耐心等待着神的降临。过去的千年间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定都是在失望中闭上双眼的，但到了五十七年前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神的子民并没有被神抛弃，他们又重新获得了神的恩宠。

所以他们都无比地激动，黑压压跪成一片，而独眼人们以掌控者的姿态坦然接



受着跪拜。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强大的精神力量，或许已经是曲江离的全部精锐了。

“我们盼望神明回来已经很久了；我们世代都永远是神的子民；二十年前闯入的妖魔还在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只能期望神能消灭他们。”风笑颜利用秘术监听着远处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话。

“所谓二十年前闯入的妖魔，应该就是背叛曲江离的那群人了，”萝漪思索着，“他们果真来到了这里，而且一直守护着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笔记里提到的那只怪物，一定就是他们驯养来对付这些独眼人的，而后来击杀独眼人的藤蔓，也是受到了他们的操控。”风笑颜恍然大悟。

“可是那只巨兽呢？”云湛左顾右盼，“既然敌人已经出现，它为什么还不过来袭击？”

“已经袭击过了，”萝漪伸手一指，“好像被某种看不见的细丝缠住了，正倒在树林边。”

这只怪兽的确长得非常奇特，如旅行家所形容的，长三丈高一丈，差不多和两头六角牦牛一样大小，而且形貌凶恶之极。不过现在它被秘术捆绑住，完全不能动弹了。但它仍然在竭力挣扎咆哮，声音极有威势。

看来独眼人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这头怪兽身上，三个人借机悄悄靠近。他们看到了曲江离，也就是化身为“丧乱之神”的元凶。他仍然戴着那张惨白的面具，双眼也藏在面具上的水晶之中，看不清眼神。但可以想象，他的目光中一定燃烧着充满渴望的熊熊烈焰，等待着法器库的开启。

004.

“法器库会在什么地方？”风笑颜问。

云湛观察着周围的地势，寻找着法器库可能的隐匿之处。不过还没等他找到，地面忽然开始了轻微的颤抖，接着颤抖不断加剧，连不远处的农房都有些摇晃起来。本来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迅速散开，把那块空地留了出来。云湛一下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块空地也并非只是为了集会而设，它就是法器库开启的方向！

“时间到了！”萝漪轻声说。

空地的地面上出现了细微的裂缝，随即猛然开裂，露出一个黑黢黢的四方大洞。独眼人们兴奋异常，曲江离却很镇定，轻轻摆摆手，阻止他们涌向那个大洞。

“为什么不进去？”风笑颜不解。

“因为妖魔还在这里呢，他怎么能轻举妄动，”云湛努努嘴，“喏，他们来了。”

风笑颜回头一看，突然间两眼瞪得圆圆的，浑身的血液就像凝固了一样。她不敢相信地揉揉眼睛，忘情地想要站起来迎上去，幸好云湛手快，一把按住她，不让她动。

“现在先别露面！”他警告说。

“可是……那是我父亲啊！那是我父亲！”风笑颜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能强压住自己大声尖叫的冲动。

她看到了一个羽人。正当曲江离制止住手下们冲进法器库的行动时，从不远处的民居中悄无声息地走出一个人。他并没有凝出羽翼，但却像没有重量一样，就那么轻飘飘地飞升而出，缓缓地升到半空中，再悠然落下。

虽然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自己的父亲，甚至连画像都没见过，但风笑颜只看一眼就认定，这一定是龙斯跃，她的父亲。他和自己的脸型很像，只是带有一种男性特有的潇洒气质，是一个相当英俊的羽人。而且可能是由于利用了法器的作用，他看起来出奇地年轻。风笑颜可以想象龙斯跃二十年前是怎样的风流倜傥，获得风家姐妹的青睐倒也不足为奇。

我的父亲，他还活着……我的亲生父亲！风笑颜不知不觉已经热泪盈眶，到了此时，她才意识到，一个活着的父亲或母亲对自己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。童年时代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，瞎了一只眼有如老妇的母亲形象，早已给她刻下了抹不去的悲惨印痕。

“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现在露头不是最佳时机。”云湛握住风笑颜的手。这只温暖有力的大手让风笑颜稍微镇定了一点。她艰难地点点头，不再乱动，这时候她又感到云湛的手好像在一瞬间变得冰凉，但他很快及时把手松开了。

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焦点区域。不只是龙斯跃，在他的身后，紧跟着出现了其他的十个人。风笑颜数了两遍，连父亲在内一共十一人，有男有女，然而——并没有任何一个长得和自己比较近似的，或者和十七年前那个有若鬼魅的老妇人有一丁点相像的女人。也就是说，孪生姐妹中的妹妹风栖云并不在这里。

村人们迅速退去，但在离开前，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仇恨的目光投向了那十一个人。曲江离纹丝不动，他的信徒们则迅速摆开阵势，和这十一个人对峙着。

风笑颜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她知道，自己即将听到一场与二十年前的真相有关的对话，而这也是她最为关心的。父亲龙斯跃究竟是什么人，究竟做过些什么，答案就藏在二十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中。

果然，曲江离看着龙斯跃飘然靠近，隔了很久，才冷冰冰地开口说：“龙斯跃，这二十年间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贵体无恙，能够好好地活着等我回来。我很高兴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”

“可惜我很失望，虽然这也在意料之中，”龙斯跃摇摇头，“如果不是连衡那个叛徒贪欲作祟，半途上劫走了你，你现在尸体都化成灰了。但是连衡这个人，阴谋毒辣、谨小慎微都不缺，唯独缺了成大事的气魄胆略，所以他迟早死在你手



里。”不知道是否因为二十年来都守护着这座法器库的缘故，他的东陆语似乎说得并不很纯熟，有些生硬，腔调也慢吞吞的。但令风笑颜陶醉的是，父亲的嗓音也十分好听。

曲江离哼了一声：“我是辰月的叛徒，你是我的叛徒，连衡又是你的叛徒，这一连串的背叛倒也足够精彩。不过连衡如你所说，是个过于谨小慎微的人，他虽然得到了法器库的位置，却忌惮着我的手下，一直想要逼迫我教给他召集信徒的方法，想要把他们全都杀死之后，再去独自占领法器库。正因为这种忌惮，他才始终没有杀我，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回到这里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曲江离背着手，慢慢踱到开裂的黑洞前。他挥了挥手，手下的信徒们纷纷点起火把扔进洞里，龙斯跃并没有阻拦。风笑颜很是吃惊，萝莉对她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点火烧不坏法器的。法器库十九年没有开启，这是熏里面的秽气呢。”

“秽气未散，半个对时内还进不去，”远处的曲江离对龙斯跃说，“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叙叙旧。一别二十年，我真是很想念你呢。”

他嘴里说着，手上已经做出了动作，龙斯跃脚底踩着的地面忽然泛起红光，一股灼热的岩浆从地下涌出。但龙斯跃并没有躲闪，眼看岩浆就要吞没他的足踝，风笑颜差点没尖叫出来，却看见岩浆的颜色已经迅速黯淡下去，而龙斯跃的双足隐隐冒出白气。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使用冰系法术迅速冷凝岩浆，化解了这次攻势。

006.

曲江离仍然只是手指轻弹，却已经骤然变招。一团紫气从他手里释放出去，把龙斯跃全身围住，那是一种吸取生命力的谷玄秘术，但龙斯跃不知使用了什么咒术，紫气很快被驱散。

曲江离冷笑一声，再度换招，龙斯跃头顶雷声炸响，几道电光凶猛地劈了下来。这次龙斯跃既没有闪避也没有阻挡，任由电光打在身上，但他却显得安然无恙，倒是脚下的土地迸裂开来，一片苔草被烧焦了。看来他是不动声色地把雷电全部引到了身外，借助脚下的土地加以化解。

两人电光火石之间交换了三招，曲江离显然并没有用足全力，但龙斯跃化解起来却也轻松随意。云湛回想起萝莉在曲江离手下吃过的大亏，心里算计着，龙斯跃不应该有那么厉害，除非……

“看来你口口声声说背叛我是为了阻止法器库的开启，有一些像是放屁啊，”曲江离的语调充满嘲讽，还隐隐带着愤怒，“你的实力我还不清楚么？不靠着法器的提升，刚才我那三下，任何一下都能要了你的命。”

“如果我把命都让给你了，那还怎么守护法器库呢？”龙斯跃反唇相讥，“历

代以来，君主们之所以觉得天驱危险，除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守之外，还在于他们为了信仰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。”

曲江离并没有丝毫吃惊：“你果然是个天驱武士。十九年前，其实你还是开启了法器库，取出了其中的部分法器。而其他的这些人，也和你一样使用了法器吗？”

龙斯跃身后的十个人保持着沉默，表现出默认的姿态。龙斯跃说：“所以我们这十一个人，就和你手下一百人没什么区别了。你觉得你会有胜算吗？”

“只要我一个人能胜过你们这十一人，就足够了。”曲江离淡淡地说。

〔一〕“他真的能一个人对抗十一个人吗？”风笑颜紧张地问。

〔一〕“他不能，法器或许可能，”萝漪回答，“这十一个人没有完全控制法器的本事，不能完全发挥出法器的力量，而曲江离却找到了克制的办法，对抗二十个人也不是不可行。”

仿佛是为了印证萝漪刚说的话，曲江离运气许久后，摊开双掌，左掌心燃起一团颜色怪异的白色火焰，右掌心则是一个氤氲转动的气状黑色球体。与此同时，他一直挂在胸前的项坠开始发亮了。

“说明他开始催动法器的力量了，”萝漪说，“所以这个挂坠必须保护住他的精神不被侵蚀。”

“到底为什么要用法器？”风笑颜又问，“如果连自己的精神都会被吞噬，那使用法器究竟有什么意义？”

“你看看曲江离的力量，就能明白了，”萝漪死死盯着场中，“任何人看了都很难不动心。”

说话时，双方的比拼已经开始。曲江离右掌的黑色球体不断扩大，忽然间扣到了左掌的白色火焰上。刹那间，火焰的颜色竟然变得乌黑，而曲江离大喝一声，火光暴涨，十余道黑色烈焰激射而出，袭向龙斯跃和他的同伴们。

毒焰就像一条条扭动的黑蛇，瞬间将众人缠绕起来。奇怪的是，龙斯跃出现时显得身形飘逸，此时躲闪火焰却左支右绌，动作很是僵硬，其他人也大同小异，竟然轻易就被火焰烧到了身上。好在他们秘术功底都很深厚，很快以各种秘术隔绝了火焰，没有被烧伤。

但曲江离以两种秘术混合而出的黑焰始终无法被扑灭，一直在空中盘旋不止。龙斯跃等人就像全身抹了蛇药的人身入万蛇之窟，虽然暂时不会遭毒牙啃噬，但被群蛇环伺，想来也应该足够难受。但他们还是表现得相当镇静，一面与黑焰相抗，

一面伺机反击。

一个中年女子首先发难。她以奇特的姿势跪伏在地上，十指发力，竟然深深插入了土地中。随着这一插，以她的十指为起点，十道波纹状的隆起出现在地表，就像是钻地的动物紧贴着地皮，向曲江离高速移去。

曲江离伸出左足，在身前的地上划了一道直线。那些“波纹”刚刚钻到直线前方，似乎是受到了阻碍，立即钻破地面，激射而起。泥土和砂石像被赋予了生命，带着呼啸的声响直撞向曲江离的身体，每一粒都带着极大的破坏力，足以钻透一张牛皮。

但曲江离没有闪避，任由利箭一样的砂石击打在身上，砂石轻松地钻透了他的身体，却既没有声响，也不见血光。

“残影术！”萝漪低呼，“那只是一个幻影。”

话音未落，曲江离的真身已经出现在了中年女子身前。中年女子刚要抬手抵挡，曲江离的身形却再次移动，来到了她的背后。女子的脖子上慢慢现出一道淡淡的印痕，并且不断扩大，突然之间，印痕开始无法阻止地变成宽阔的裂缝。

然后女子的头颅落在了地上，黑色的血液从脖颈处汩汩流出。而曲江离的手上，一根细如蛛丝的透明丝线忽隐忽现，那是一根用秘术凝结的冰线。

“人的身体总有肉体的极限，”萝漪说，“武士有速度和力度的极限，秘术师有精神力的极限。但人们总是要追求更大的力量，如果肉体不能承受，能否使用其他的事物来承受呢？这就是法器的起源了。法器能帮助凡人提升精神力，帮助他们施展出超越极限的强大秘术，但这一切也要视他们本身的秘术功底而定。打个比方说，有合适的地基，总能建好房子。但地基挖得深，房子才能盖得高。”

云湛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之前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遇到的独眼人秘术虽强，却并没有强到超乎我见识的地步，而曲江离又那么离谱。那也是由自身的精神力基础而来的。”

“曲江离还不一样，他已经疯狂到把法器嵌入自己的身体了，自然和旁人不同。他曾经有一些很强大的追随者，但我猜测，一部分由于使用法器过度，已经被废掉了，还有一部分则在二十年前的事变中被龙斯跃设计除掉了，”萝漪说，“而现在的这些独眼人水准未必够，一方面可能浪费了本来取出的数量很有限的法器，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力量很难保证不被迅速反噬，所以绝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曲江离赐给的法器。他需要更多的法器，以便吸引更强的追随者，把法器交给他们才能物尽其用。”

此时曲江离已经又击倒了两名当年的背叛者，而且都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。但正当他看着地上三具死尸、胸中充满复仇的快意时，无意中一回头，却发现自己带

来的手下却也已经倒下了一大半，在地上翻滚挣扎，痛苦不堪，身上的黑色火焰烧灼着肉体。剩下的则纷纷躲闪，显得十分狼狈。

龙斯跃抄着手站在一旁，仍然被黑焰围绕着：“你忘了一件事。如果我们对付不了这样的火焰，你的手下更加对付不了。你和二十年前还是没什么变化，作茧自缚。”

曲江离的脸藏在面具里看不见，但能听出来，他的声音依然镇定平稳：“我说过了，只要我能清除你们所有人就足够了。马上进去！”

最后一句话是对还幸存的独眼人说的。得到命令的信徒们立即行动，但龙斯跃这一次并没有去阻止他们。他终于熄灭了身上的火焰，开始凝神准备应付曲江离新一轮的狂暴攻击。

云湛捏了一下萝漪的手心，意思是“看准时机，准备动手”，萝漪会意地点点头。

曲江离凝立不动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，不知道他接下来的举动。九州的秘术通常对应于十二主星的星辰力，有着种种截然不同而威力奇大的效果。一般的秘术师一生能修炼一两种不同系的秘术已经很难得，但有了法器的支持，谁也无法预料曲江离会使用什么样的秘术。风笑颜更是紧张得满手心都是汗，生怕自己的父亲没办法应对。

然而这个戴着面具的怪人的选择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他五指虚抓，一大块泥土从地上飞起，落入他的手心。正当风笑颜以为他是要效仿刚才那名中年女子的攻击方式，曲江离却催动秘术，把泥土揉在了一起。一道金光闪过，泥土的形状变得细长，同时呈现出金属的色泽，变成了一把长剑。

他扬起长剑，身形晃动间逼近了龙斯跃，挥剑向他劈去。剑气纵横中，云湛瞠目结舌地发现，曲江离的剑法精妙狠辣，不亚于任何九州第一流的剑术大师。

魔武双修？

风笑颜对此没什么见识，云湛和萝漪却相顾骇然。武术和秘术，有着几乎完全相悖的修炼方式，两者兼修难于登天，一般人最多不过是以某一项为主，另一项作为辅助。但已经展露过高深秘术的曲江离，此刻竟然能运剑如风，实在是过于诡异了。

显然龙斯跃也没有想到曲江离会玩出这一招，而秘术师本来就应当远距离与人对战，一下子遇到近身搏击的武学招式，有些招架不及，勉强闪避了几下，身上已经连吃三剑，好在都没有伤及要害。

龙斯跃的同伴们赶忙上前助阵，曲江离大吼一声，长剑上泛出红光，竟然是把秘术贯注到了剑身上。宝剑挥过处，燃烧的火焰带起灼热气浪，让人更加难以防



御。

激斗中曲江离举剑向天，剑身上炽焰暴涨，一片流星般的火雨疾飞而出，逼得众人狼狈躲闪。他随即再回剑，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圆弧，但这一次却并没有火焰飞出，取而代之的是——风刃。

尖锐的破空响声后，除了龙斯跃躲避及时外，其他人都被风刃击中。那些无形无色却又坚硬如刀的疾风，在他们的胸腹、头颈处割出致命的伤口。

只剩下龙斯跃一个敌人了。曲江离得意之极，双手握剑，开始聚集旋风，准备给龙斯跃避无可避的致命一击。他的胸中充满了即将胜利的喜悦，在那短短的一刹那，放松了警惕，然而正当他的风刃阵即将放出时，却忽然感到背心微微一痛。凭借着敏捷的身法，他在这一瞬间不可思议地做出了一个闪身的动作，躲开了后心要害，哧的一声，一支利箭穿透了他的左臂。

“是谁？”曲江离一声暴喝，恼怒地回过身来，眼前出现的赫然是两个老熟人：云湛和木叶萝漪。云湛的手里握着正在颤动的羽族强弓，这一箭正是他射出来的。而曲江离所不知道的是，这一箭能无声无息地射中他，除了他得意忘形之下疏于防范外，最重要的在于，还有一个至今没有露面的人，消去了云湛出箭时的声音。

“二位是？”龙斯跃看着这两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，发问道。

“现在不适合做问答，解决了老怪物再说，你知道我们是友非敌就好了。”云湛回答。

010.

“我说过，你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失败，”萝漪始终朝向曲江离，双手都已经准备好了“枯竭”，看来是决意以自己杀伤力最大的秘术和对手力拼，“你看，你的手下都已经完蛋了。”

曲江离悚然回头，只听见法器库里隐隐传出不断回响的惨叫声和呻吟声，却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出来。他突然明白过来，伸手指着龙斯跃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上一次法器库开启之后，我就趁着关闭前在里面做了点布置，”龙斯跃微笑着说，“我希望确保里面的法器永远不会再被人占有。”

面具下的脸虽然看不到，但长袍下的身体却在微微颤抖，可想而知曲江离已经愤怒到了极致。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，以寒冰冻气冰冻住伤口，既能暂时止血又可以缓解疼痛，随即风刃狂卷，打算把眼前的三个敌人都绞成碎块。

但这样的选择其实正中云湛下怀。之前他一直担心着曲江离所使用的秘术无色无声难以防范，风刃虽然声势奇大，却存在着重大缺陷，那就是尖利的破空之声，这样的招式云湛丝毫不陌生。许多年前云灭训练他的时候，会蒙上他的双眼，然后用没有掰掉箭头的利箭一箭一箭射过去。

“不要光躲，光躲没用，”云灭一边射箭一边说，“我要求你每躲过十箭，至少还我一箭，否则今晚没饭吃。”

年少的云湛满头大汗，竭力用耳朵捕捉着云灭故意露出的破绽，然后开弓射去。不过在眼下，肉眼看不到的风刃可以用耳朵辨别来路，但即使用双目捕捉，他也找不到曲江离身形上的破绽。曲江离近乎完美地诠释了魔武双修的真谛，一面秘术攻势凶猛，一面又像一个身法敏捷的武士一样不断走位，这让寻常武士面对秘术师时的优势荡然无存。

萝漪和龙斯跃身法不及云湛，只能不断利用秘术硬挡。但他们身上也同时体现出了秘术师远距离攻击的好处，反而能不断给曲江离制造一些麻烦。只是曲江离借助法器的支持，即便被秘术击中，也能轻松化解，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

还是需要射中他一箭，云湛一面躲闪风刃，一面努力寻找着可乘之机。如果他能稍微再慢上一点，只需要慢一点……

但与云湛期望的相反，曲江离反而加强了攻势。云湛听到裂开的地穴里不断传出轰鸣声，忽然间明白过来，法器库的开启时间所剩不多了。曲江离再不抓紧时间，只怕又得等上十九年了。他恍惚间想起了自己少年时，当时的辰月教主苏玄月也是那样苦苦等待着十多年才到来的时机，但由于云灭的出现而错过了。这一次，还会重演相同的一幕吗？

但曲江离不是苏玄月，他的执着似乎更甚。杀红了眼之后，他已经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极限，空气中仿佛有万箭齐发，云湛步伐再快，身上也留下了不少的擦伤。而萝漪和龙斯跃并不比他强到哪里。

突然之间，曲江离猛地变招，风刃消失无踪，而空气中好像出现了无形的墙壁。这是将空气挤压在一起的秘术，虽然没有风刃那么刚猛，但由于动作缓慢，反而令人难以捕风捉影。三个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和曲江离一起，被无形而坚似铜铁的空气挤入了地穴中。

风笑颜大叫一声，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洞穴边，也跟着跳了进去。至于这一英勇举动到底是因为担心父亲更多一点，还是担心云湛更多一点，她已经没时间去掂量了。

【二】首先看到的是遍地的焦尸，那是刚才被龙斯跃十九年前布下的陷阱所诱杀的
【一】独眼人，但比起其他的东西，这些尸体似乎都不算什么了。

法器库比云湛想象中还要大一些，它虽然并不甚宽，却像一条看不见止境的地下甬道，窄而长地向远处延伸出去，那一件件的法器就安放在甬道的两侧，其间的